

南洋女學的印跡：

近現代畫報與雜誌中南洋知識女性圖像的意涵[▲]

張惠思*

摘要

教育一直是南洋華人念茲在茲的民族事業，早在一九零八年即有女子學校。除了近現代南洋書籍與報刊的新聞或文化記述，上海出版的畫報雜誌亦偶見南洋知識女性圖像。這些照片提供我們回溯近現代南洋微觀卻具體的小歷史。本文因而嘗試通過近現代刊物中的南洋女子圖像，勾勒南洋知識女性的面貌以及圖像所凸顯出來的南洋知識女性教育與校園生活。這些畫報與雜誌中刊出的多為女教員與女學生身影。知識身份成為她們姿容重要的添加物，展現了知識女性新氣度、時代精神及積極展現自我的自覺。一些畫報也突出女運動員的英姿風貌，強調女性得以步入現代化的教育方式，注重女性身體健康與自我超越。此外，通過女學集體照，我們可以看見隨著時間逐漸增長的人數以及女學生大型集體活動如運動會、演劇、西式體操等，拓展女性身體的公共空間。

關鍵詞：南洋女學、知識女性、劉韻琴、女學生、女運動員

[▲] 此文屬馬來亞大學研究項目（RP031C-16HNE）之階段性成果。

* 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中文系高級講師。

一、前言

對近現代南洋來說，從馬來群島至後來的馬來亞，教育一直是南洋華人念茲在茲、十分看重的民族事業。以英殖民地時期為例，華人群體的基礎教育與同時期的馬來族群或印度族群等的基礎教育相比，更為普及，數量亦更多。¹各種方言學校的建立到較正規的小學出現，在經濟上從義校的存在到各階段學校的演出義賣以助學籌款等活動在報刊上幾乎是層出不窮。此外，值得我們留意的是，早在一九零八年即已有女子學校的創辦。這些學校最初階段，都有很多南來中國文人的身影。這些南來文人、學人、官員與文學家等過境南洋，寓居或工作，當中也有人暫留甚至長留此地，以教書為謀生方式。他們身上都或多或少有受到中國五四運動思潮的熏陶與影響。與此同時，南洋，如馬來半島是在英國殖民底下、印尼則在荷蘭殖民手中等情況，西方生活方式的輸入幾乎不在話下、亦逐漸形構南洋的雜糅且特殊的人文景觀。在這樣的境況之下，南洋華人可以說是幾乎處於五四運動科學與理性等現代性的敞開，以及西方殖民地所夾帶的現代性生活方式的展現之中這兩種或顯或隱的、雙重的現代性氛圍。因此，對現代教育的適應和接受度的確比其他族群來得更容易，也更為迅速。

今天的南洋教育研究與探討不能說不多。對南洋華人女子教育狀況的論述，縱然不算太多，然而已有若干匯集與研究。現有的歷史敘述與研究分析的確已為我們勾勒了一幅南洋教育的概覽，然而這當中尚有很多具體與細微的細節有待探究：近現代的南洋女子教育的處境究竟如何、那些知識女子的生活樣式、活動類別、當時女學生的穿著如何等等。這樣的細節的敞開，除了文字的記載，亦需要圖像研究的開展。陳平原於《圖像晚清》導言中說：「關於晚清社會的敘述，最主要的手段，莫過於文字、圖像與實物。這三者均非自然呈現，都有賴於整理者的鑑別、選擇與詮釋。」²對於早期南洋華人史料而言，留存下來的文字、圖像與實物並不豐厚，尤其是實物的留存，包括對南洋華人群體而言具有標誌性的

¹ 舉英殖民時期的馬來亞為例，當時分而治之的管理與生活方式為：華人在城市、馬來人在鄉下，印度人在園丘。在教育體制方面，二戰後馬來西亞教育必須面對存在著複雜多元系統：英校、華校、馬來校、印度校。這當中，英校處於城鎮，十一年的基礎教育，考劍橋文憑；華校則自力更生，無論城鄉到處矗立，隨著一九二零年代中國國語運動以及強而有力的董事會自行籌款與運作。印度學校多落座在園丘裡。馬來教育則由政府所維持，遍佈全國，但多在鄉區進修四年基礎課程的培育，提供給男學生學習的科目為阿拉伯文與拉丁字母的讀寫、數學、歷史地理、繪畫、體育與園藝。女學生培育的重點則是家務訓練。見Lim Chung Tat, "Education System in Malaya After World War I", *University of Malaya 1949 to 1985, Its establishment, Growth and Development*,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2013, pg.8-11。

² 陳平原，夏曉虹編著：〈導言〉，《圖像晚清》（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頁1。

舊建築物留存下來的機率並不高。文字記錄或圖像的留存則更多唯能在舊報刊抑或一些零散的學校、會館的紀念冊中偶可見之。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無論是文字抑或圖像，都自有其重要之意義。如南洋女子教育抑或知識女性的圖像與文字記錄，除了夾雜在近現代南洋的一些書籍與報刊的新聞報導或文化記述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當時遠在上海出版的畫報與雜誌裡，竟亦可偶見南洋的知識女性與女學生等圖像，而這些圖像以照片攝影為主，對於南洋研究來說十分珍貴。在這些照片當中，既有著一份對異地、人與事的好奇，亦是當時近代「庶知天地間之千態萬狀」的世界觀念延伸的映現。這些照片提供了今天我們可以回溯史料散失的近代南洋的人文景觀微觀卻具體的小歷史。蘇珊·桑塔格於《論攝影》中指出，「照片是任何人都可以製作或獲得的微型現實」³，亦如羅蘭·巴特所提的，圖像所能帶來「傳遞消息，再現情景，使人驚奇，強調意義，讓人嚮往」⁴的功能，本文因而嘗試通過這些近現代報刊書籍中的南洋女子的圖像，探討與勾勒近現代南洋的知識女性的面貌，以及他們通過圖像所凸顯出來的當時知識女性的教育生活與校園生活等生命樣式的情況。

二、雜誌與畫報中的「南洋」

近代至三十年代，是上海小報崛起與發展得最為迅速的時期。一八九七年，《遊戲報》創刊，內容風趣，受到讀者歡迎，爾後各類小報開始大行其道。⁵這些小報的特征是篇幅比一般大報來得小，版面也少，新聞記載方式也以遊戲態度處理，⁶很多時候是作為茶餘飯後的談資，面對的是一般市民階層的讀者。一八七五年，《小孩月報》畫報創刊，繼而有一八七七年的《寰瀛畫報》等的出版，為最早一批畫報。照相技術引入中國之後，一九二六年的《良友畫報》即採用攝影技術以大量的照片呈現內容⁷，為畫報帶來另外一方天地。圖像或照片的出現，「新奇」往往是第一要義。⁸《良友畫報》的編輯基本主軸，即是「選擇新聞中可喜可驚之事，繪製成圖，並附事略」。⁹《良友畫報》所帶動的畫報書刊方式，繼而在 1930 年代形成風潮。創辦於 1890 年的《飛影閣畫報》更添入仕女、閨媛、百獸等圖，包羅萬象。圖像仿佛成為讀者觀看與己身生活情境不盡相同，甚至完全相異的窗口。刊載南洋知識女性的上海畫報雜誌，包括了《良友畫報》、《圖畫時報》、《新加坡畫報》、《上海畫

³ [美] 蘇珊·桑塔格著，艾紅華、毛建雄譯：《論攝影》（湖南：美術出版社，1999），頁14。

⁴ [法] 羅蘭·巴特著，趙克非譯：《明室：攝影從橫談》（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頁43。

⁵ 連玲玲主編，《萬象小報：近代中國城市的文化、社會與政治》（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頁2。

⁶ 同前註，頁4。

⁷ 同前註。

⁸ [法] 羅蘭·巴特著，趙克非譯：《明室：攝影從橫談》，同註4，頁5。

⁹ 余芳珍：〈閱書消永日：良友圖書與近代中國的消閒閱讀習慣〉，《思與言》第43卷第3期（2005），頁191。

報》、《三六九畫報》、《婦女雜誌》、《新婦女月刊》、《女子月刊》、《童子世界》、《南洋奇觀》、《立言畫刊》等。這裡要問的首先是：何以南洋知識女子圖像會出現在上海的畫報或休閒性質的雜誌小報呢？這些圖像的置入顯現了當時怎樣的觀念與意義？

這些畫報中與南洋相關的圖像，較多的先是以異地風光與習俗為主要內容，其次才是女性的圖像。刊出的南洋自然景觀如一些馬來風光如黑風洞、極樂寺等，馬來半島的食蟻獸、象、白老虎、鬥雞等；植物如鳳尾蕉、榴蓮、黃梨等，以及原住民的生活樣式與人種形態，如原住民的屋子樣貌、縫紉方式、穿著、小販、女子與小孩等。這些都是當時畫報主要的「開眼界」的作用。如葉凱蒂說：「自 1830 年代起，『世界』在中文資訊網絡裡的地位便開始迅速提升。地圖上的世界地理、萬國萬邦的歷史、報刊上刊載的『世界』新聞，而 1870 年代後，帶有『世界』之名的各家報紙很快發現了現實生活中的對照：隨著外交事務的萌芽，像上海這樣的通商口岸開始出現；西人日益增多，其地位也日漸提升。在此，『世界』展現的是其嚴肅的一面，包括經濟、體制、軍事與工業技術。」¹⁰新聞意在如此，而與新聞等嚴肅之外的畫報，則夾帶羅蘭巴特所說的「照片充滿著偶然性，它是偶然性輕盈透明的外殼」¹¹那樣，把一些南洋的荒野、叢林獵虎等圖景展現出來。



〔圖 1〕〈南遊記：南洋土人一家〉，《良友畫報》第 13 期（1927），頁 28。

然而，這些充塞著南洋味道的圖像中，並沒有華人的身影。一九二七年的《良友畫報》上刊載了〈南洋土人一家〉〔圖 1〕，是屬於旅遊中的抓拍，背景是叢林邊，夫妻二人以及兩個小孩，都赤裸著上半身，丈夫手中拿著打獵用的長吹筒或長杆，自然而又有點無意識的被凝視，像是一家四口在途中被邀請照相，因而停下來接受攝影的要求，都排開站著，定格下來，丈夫的表情看起來有點凝重，妻



〔圖 3〕〈南洋所見：南洋爪哇馬都拉島之矮人種〉《南洋研究》第 2 卷第 4 期（1928），頁 1。

子則較為自然。一九二八年的《南洋研究》也刊出三位原住民女性臉部刺青的照片〔圖 2〕、爪哇馬都拉島之矮人種〔圖 3〕、泗



〔圖 2〕〈南洋風俗：原住民女性臉部刺青〉，《南洋研究》第 2 卷第 1 期（1928），頁 1。

水華僑小販與當地土人的流動小販〔圖 4、圖 5〕、馬來學校戴著宋谷帽子的

¹⁰ 〔美〕葉凱蒂著，鍾欣志、連玲玲譯：〈環球樂園導覽：上海遊戲場小報和近代中國城市娛樂文化的創發〉，收入連玲玲主編，《萬象小報：近代中國城市的文化、社會與政治》，同註 5，頁 26。

¹¹ 同前註，頁 28。

一年級小學生、話劇演出〔圖 6〕以及馬來民族婚禮〔圖 7〕。



〔圖 4〕(左)〈南洋所見：南洋泗水華僑小販之面影〉，《南洋研究》第 2 卷第 3 期 (1928)，頁 1。

〔圖 5〕(右)〈南洋所見：南洋泗水土人小販之面影〉，《南洋研究》第 2 卷第 4 期 (1929)，頁 1。

這些圖像看起來充滿著「異己」的指認。而在這「異世界」當中，既有原住民的「野地風味」，亦有在地馬來民族的文化元素：截短的腿部、掩鼻遮目的手、各種凝固的目光、傳統馬來服裝上的西式帽子、話劇表演者身上的巴迪花布等等。這些照片的展現給予了身處上海的中國人以及其他的中文閱讀者一種「世界」感覺，「南洋」夾雜其中以作為「世界」框架中的一個部分。如同蘇珊·桑塔格所言，「攝影業最為輝煌的成果便是賦予我們一種感覺，使我們覺得自己可以將世間萬物盡收胸臆——猶如物象的彙編。收集照片便是收集世界。」¹²

南洋異族女性圖像，不出上述所說的重於「新奇」與異質性的展現。如在《南洋奇觀》中曾刊出爪哇女性背負重物的方法，照片的題目便是「古代的遺風

異俗：爪哇婦女

〔圖 6〕

的負物法」。



〔圖 6〕良友畫報》第 13 期 (1927)，頁 28。

10〕中有馬來婦女頭上打髻，身上穿著傳統的馬來服裝，圍上紗籠為裙，背後負著藤籃子，經過河邊的一景。〔圖 9〕是兩位峇厘島婦女態度悠閒地正在讀著棕葉書，婦女們的身上



〔圖 8〕〈古代的遺風異俗：爪哇婦女的負物法〉，《南洋奇觀》（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2），

建雄譯：《論攝影》，同註 3，頁 13。

裹著峇迪布的紗籠布，一位婦女放鬆身體、裊娜多姿的靠坐在庭院的石階上，另外一位婦女則端坐低頭，眼神溫柔專注於棕葉書上。兩張圖像都有著一種時光緩慢流動的感覺，的確拍出了南洋日光悠長、慵懶的味道。對於南洋女性的人物圖像的重點也在於穿著的別樣，〔圖 10〕中展示的是砂撈越原住民婦女出街的裝束，頭頂上琳瑯滿目的複雜頭飾、耳朵鬢邊的長吊穗、及胸的金屬閃

亮貼片與黑裙，望向鏡頭的婦女還是拘謹的站在相機的前面，沒有太多的笑容。而在〔圖 11〕的圖像則有沙龍照片的味道，南洋英屬馬來半島的美女裹在攤得平開、幾乎佔據著整個相片框架的格子紗籠，雙手舉著格子紗籠將頭髮與身體幾乎都遮蔽得看不見，唯是眼神驚動如兔。在這些南洋婦女的圖像中，幾乎多是日常生活的拍攝，以及對異質性的敞開。正如同葉凱蒂所說的：「世界正成為新奇與異國景觀的場合。」¹³

〔圖 9〕〈拾遺：峇厘書〉，《南洋奇觀》（上海印刷公司，1932），



〔圖 10〕（左）林開臻：〈南洋砂勝越婦女出街之裝束〉，《真光》第 23 卷第 8 期（1924），頁 1。

〔圖 11〕（右）〈南洋風光（二）：南洋英屬馬來半島的美女〉，《常識畫報：中級兒童》第 36 期（1936），頁

三、教育作為身份：女教員與女學生的個人照

至於南洋華人女性圖像，則有著不一樣的展現。在這些畫報與雜誌中刊出的南洋華人女性圖像，大都是女教員與女學生們的身影。早期照相攝影原就以人像為中心。¹⁴但值得我們留意的是這些女教員與女學生的攝像裡，知識身份成為了她們姿容重要的添加物。這背後當然與當時上海畫報本身有意的凸顯了「現代性」做為辦刊趣味與定位有關。在當時，現代性的展現離不開大城市中的各種風貌，都市生活是現代生活的重要表征。畫報通過現代感的照片與圖像來傳遞新知、述說社會生活中文化、教育、體育、時尚等各方面的信息，組構成所謂的現代都市生活的寫真，提供了一種凝視中的現代性想象，新女性往往被視為這種被現代性想象中最容易闡述的客體。南洋知識女性便是這些夾雜在其中的一小撮碎

¹³ 〔美〕葉凱蒂著，鍾欣志、連玲玲譯：〈環球樂園導覽：上海遊戲場小報好近代中國城市娛樂文化的創發〉，頁 29。

¹⁴ 〔德〕班雅明著，王才勇譯：《攝影小史——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頁 65。

片，留下了幾個與名字對應的臉龐與容顏、一些相對應的個人信息，還原南洋女子教育的部分歷史細節。

一九一九年，《婦女雜誌》刊出新加坡華僑公立南洋女學校國文專修科學生邱鳴權的照片。一九二零年，《婦女雜誌》刊出南洋檳榔嶼璧如學生林秀傑的照片。《婦女雜誌》的這個欄目是為讀者而設，各地讀者可把自己的相片寄來。因為當時上海很多雜誌也銷售到南洋，有南洋的女性讀者，也把自己拍的個人照投寄到雜誌。而在南洋，有能力與興趣閱讀中國雜誌的讀者，便只能是識字、有能力閱讀、有興趣要購買雜誌來增加新知的知識女性。近代刊物，作為各種不同層次的知識啟蒙的載體之一，女教員與女學生的畫像在畫報與雜誌中的出現，成為一種隱含的現代性榜樣，具備著教育作用的意涵。她們將相片館中拍照的個人照寄給雜誌，這些主動性都顯示了一種現代女性的自我主權意識。



〔圖 12〕愛讀婦女雜誌者之小影：新加坡華僑公立南洋女學校國文專修科學生邱鳴權女士，《婦女雜誌》第 5 卷第 6 期（1919），頁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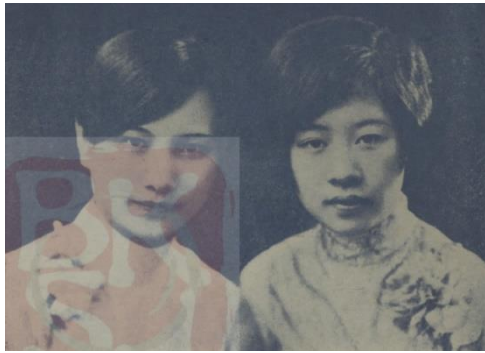
意，或成為女工幫補家用的生活。女學隸屬於新興的現代性象征。新加坡、檳城等較為繁榮的城市地區才會有較多的學校、雜誌的售賣以及拍照的消費能力。因此，如羅蘭·巴特所提及的攝影所能引出的「傳遞消息，再現情景，使人驚奇，強調意義，讓人嚮往」，「女學生」這樣的一種知識身份成為了她們姿容重要的添加物，傳遞了現代性姿容的要求，定格與再現了當時罕見的南洋女學生肖像，強調了教育對於女性的摩登意義，照片的看出也會引發想象，讓更多的女性留意到女學生這樣的身份的價值。

邱鳴權（〔圖 12〕）並沒有面向鏡頭，側著臉龐，照片的背景是河邊，腳邊有一些茅草。她穿著的是鑲邊新式旗袍上衣與闊裙子，穿了象征著現代性的高跟鞋。林秀傑則是在照相館拍攝照片，是一張無背景的半身照。林秀傑看起來神情較為拘謹，頭髮梳得服服帖帖，胸前戴著項鍊墜子，耳朵穿上小耳環。兩者在服飾上有西化的傾向。這兩張照片的奧妙之處在於圖像邊的文字說明「新加坡華僑公立南洋女學校國文專修科學生邱鳴權女士」（〔圖 12〕）以及「南洋檳榔嶼璧如學生林秀傑」。

（〔圖 13〕）「女學生」／教育，成為了身份，提供了一種凝視中的現代性想象。因為在當時的南洋一帶，傳統女性依舊過著在家照料家人，協助家庭的小本生



〔圖 13〕〈愛讀婦女雜誌者之小影〉：南洋檳榔嶼璧如學生林秀傑，《婦女雜誌》第 6 卷第 1 期（1920），頁 1。



〔圖 14〕〈林怡蓮梁潤齡兩女士合影〉，《今代婦女》第 4 期（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28），頁 3。

此外，一九二八年的《今代婦女》刊登了兩位南洋學生林怡蓮與梁潤齡的照片（〔圖 14〕）：林怡蓮與梁潤齡都是南洋橡皮商人的女兒，到復旦大學讀預科畢業。兩人身穿旗袍、化妝、摩登新潮的髮型，神情都充滿了自信。照片傳遞的信息，強調了新女性的意義，讓人嚮往。這些女性照片若無文字從傍給予地域性說明的話，是幾乎無法分辨哪一位女學生是生活在南洋，因為這些女生的穿著並無濃厚的南洋色彩，更多的是摩登與時髦的現代性的展示。裝扮的流行性會形成一

體化、同質化的現象，消解掉特殊性與個別性，薄弱的南洋文化很容易被西方的、上海的時髦與時尚感所消融，使得所有的女圖像幾乎成了一種「同質化的凝視」。無論是新加坡的邱鳴權、檳城的林秀傑和回返上海讀書的林怡蓮與梁潤齡，雖然風姿各有所不同，但圖像中的這一些女子，透露出一種對自己的樣貌或身體自決的自我意識。這些照片中的女性，無論是她們的髮型、身上的服裝、首飾，還是表情、妝容和姿態都體現出當時社會上已出現，以及正在湧現的一股摩登的潮流。這些照片，展現了知識女性的新的氣度、當時的時代精神的反映。她們自覺於自己的身體，生活，積極的展現自我。

畫報中所刊出的不僅僅是女學生，也包括了女校長與女教員的圖像。一九一八年與一九二零年，《婦女雜誌》刊出辦女學的著名奇女子劉韻琴（1884-1945）的照片（〔圖 15〕）。一九二八年《圖畫時報》第四百三十六期刊出擔任新加坡南洋女學校長劉湘英的圖像。此外，《婦女雜誌》、《南光》、《卷筒紙畫報》、《圖畫時報》等也刊出新加坡南華女學教員凌翼如、新加坡中華女子國學教授施玲珠、丁慧誠、南洋女學教員丁培與李涵蘅、檳榔嶼壁如女學校長林妙蘭、檳城南洋女子工商學校教員朱雪清女士之妙舞照、新加坡南洋女學體育主任陳漱璆等的照片。女教員的圖片在畫報中比女學生更多，展現的身體姿態以及其中傳遞出來的細節也較為豐富多彩。下圖是擔任女學校長劉韻琴的照片：這張照片中的劉韻琴從容自在的表情，穿著無花紋的單色衣裙，乾淨俐落，顯現出一種中性的女性美。她手上輕握的一塊手帕以及身邊裝飾的是及肩的花盆，反襯出一種知性與淡定的神情。圖像的文字說明為「南洋馬六甲華僑公立培德女學校校長劉韻琴女士小影」。



〔圖 15〕〈南洋馬六甲華僑公立培德女學校校長劉韻琴女士小影〉，《婦女雜誌》第 4 卷第 5 期（1918）頁 1。

劉韻琴是從中國南來、旅居馬六甲的近代知識女性，名聲赫赫，可說是當時巾幗不讓鬚眉的新女性，更是南洋興辦女學中令人矚目的傳奇新女性。



〔圖 16〕〈南洋馬六甲培德女學教職員全體攝影〉，《婦女雜誌》第6卷第6期(1920)，頁8。

劉韻琴是江蘇興化人，有著深厚的書香世家的背景，祖父是晚清著名文學家劉熙載，父親劉展程是光緒元年舉人，母親亦讀書識字。她自己也很有才華，劉韻琴的閨閣密友任厚康說她「九歲能詩，及笄文名籍甚」，十四、十五歲就到南京女校去學習新知。雖然在十六歲就由母親做主嫁給李宜璋，卻因為婚姻琴瑟不調，她毅然往上海神州女校擔任國語老師，離開婚姻生活，當時劉韻琴才十九歲。

她與秋瑾結識，喜歡花木蘭，是勇敢、有主見的女性。上海報紙上有很多她的作品。一九一三年初冬，二十九歲的劉韻琴只身到日本考察社會，一九一五年回中國，被上海中華新報館聘為記者，成為中國最早的女新聞記者。劉韻琴具備文學才華，一九一六年由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了小說、散文與筆記合集的《韻琴雜著》。¹⁵此外，她也翻譯過菊池幽芳一九零三年改寫英國小說家 Bertha Clay 的《紅淚影》而成的《乳姐妹》。一九一六年，她旅居馬來西亞馬六甲，擔任培德女校校長。¹⁶建校初期，培德女校的校舍設在馬六甲雞場街一百號風順義學，學生僅數十人。隔年，學生人數增加，再租姑務路一百零七號為分校。中國少年學會會員梁紹文在其遊記《南洋旅行漫記》中有提及和劉韻琴見面，知悉她一心一意要辦華僑教育。一九二零年，上海的《婦女雜誌》刊出馬六甲培德女學教職員全體攝影照：從照片中，我們可以得知劉韻琴領導下的培德女學校的教職員都是清一色的女性，並無男教員或職員，教職員人數也只有六位，規模並不大。照片中的女性都把頭髮束起來，衣裙的款式也十分接近。劉韻琴一直到接近五十歲才回到故鄉昭陽。劉韻琴到南洋來辦女學，可以讓我們看見早期南洋女學在創辦之初的女教員的背景與素質之水平，以及當時女學的規模之大小。

¹⁵ 李西亭：〈民初女記者劉韻琴〉，《新聞研究資料》（1988），頁43-44。

¹⁶ 〈上海女學界交際家：馬六甲培德女學校校長劉韻琴〉，《婦女雜誌》第6卷第3期（上海：1920），頁1。



除了劉韻琴，一九二八年的《圖畫時報》第四百三十六期，刊登了星加坡南洋女學校長劉湘英的圖像（圖 17）：照片中的劉湘英有著清爽的短髮，戴著眼鏡，穿著及膝直筒裙、高跟鞋，手上拿著一小束花，看起來整齊且斯文、秀氣。劉湘英（1901-1975），祖籍江西吉安，號韻仙，別字愛仁。劉湘英畢業於燕京大學。她和劉韻琴的經歷類似，曾擔任過記者以及游歷西方諸國的經歷。她擔任過仰光緬甸日報《美洲民聲》報的記者，並曾在一九二七年遍遊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比利時、瑞士等諸國。劉湘英性格爽朗，做事幹練。她寫過一篇〈華僑女子教育不發達之原因〉¹⁷。此外，在一九二零年上海的《婦女雜誌》第六卷第三期刊出新加坡中華女子國學教授施玲珠（圖 18）和新加坡南華女學教員凌翼如（圖 19）的半身照，並以文字標出「上海女學界交際家」的字眼，由此可見施玲珠與凌翼如二人皆是從上海南下新加坡執教的活躍的女性知識分子。這些新女性獨立自主，有較大的視野，能對南洋初萌的女學帶來開拓性的力量。

〔圖 17〕黃警頑，〈劉湘英女士歷任仰光緬甸日報美洲民聲報記者，去年徧遊英法德意比瑞諸國，今春任星加坡南洋女學校長〉，《圖畫時報》第 436 期（1928），



〔圖 18〕（左）〈上海女學界交際家：新加坡中華女子國學教授施玲珠〉，《婦女雜誌》第 6 卷第 3 期（上海，1920），頁 1。

〔圖 19〕（右）〈上海女學界交際家：新加坡南華女學教員凌翼如女士〉，《婦女雜誌》第 6 卷第 3 期（上海，1920），頁 1。

此外，我們也在畫報與雜誌中找

到較為特別的圖片，即展現舞姿的女教員以及女教員的結婚照。一九二八年，檳城的《南光》雜誌第一卷第八期刊出檳城南洋女子工商學校教員朱雪清跳舞的照片：朱雪清這張照片不是一張半身照或靜立的全身照，而是一張展現舞姿的照片（圖 20）。她頭上罩著紗網，裙子下有長白襪，以及黑色的高跟鞋，姿態柔美，對於缺乏圖像的檳城女學紀錄的歷史來說，無疑是很難得一見的單人舞姿圖像佐證。而一九二八年的《卷筒紙畫報》第三卷第一百三十九期中收錄了新加坡南洋女學體育主任陳漱璆（圖



〔圖 20〕〈檳城南洋工商學校教員朱雪清之妙舞〉，《南光》雜誌第 8 期（檳城，1928），頁 18。

¹⁷ 劉韻仙，〈華僑女子教育不發達之原因〉，《星洲日報週年紀念刊》（新加坡：星洲日報有限公司，1930）。



21] 的結婚照。陳淑璆女士為新加坡南洋女學體育主任，與上海體育家沈昆南君同賦鴛盟。但刊出時的圖像中是將新郎「切割」到圖框之外，留下半邊西裝手臂。照片構圖注重於新娘，西式的禮服、白紗頭蓋、手持鮮花，短髮的新娘甚有神采，是一個富有現代性的示範。圖片傍有一行小字，著名新郎新娘運動家與運動教育家身份之外，尚指出「聞一對璧人。現正努力研究其體育之工作云」¹⁸，凸顯的是一種婚姻建立在新文明與新觀念之中。這樣的文明婚照傳遞著現代化的觀念，以現身說法的婚照呈現觀念，既強調了意義，又能讓令當時的女性嚮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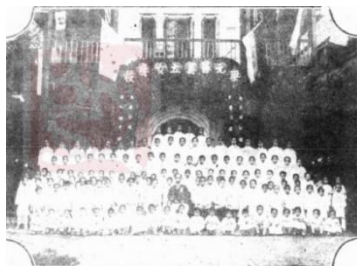
〔圖 21〕蒼：《卷筒紙畫報》第 3 卷第 139 期（上海：1928），頁 2。

畫報上刊登這些女教員與女校長的个人照以及文明婚照，都為了呈現出女性自我實現、謀求生命獨立的其中一種訊號。謀求職業，並獲得個人經濟、行動、是近現代中國女性新的人生追求之一。由於近現代女子教育的發展，使女性獲得職業成為一種可能。先是許多工廠大量招收女工，繼而一些受教育的知識女性開始向各個層次較高的行業滲透，其中便是教員、校長、¹⁹雜誌編輯、作家等。女校長與女教員因此成為現代女性的榜樣。



〔圖 22〕〈南洋華僑女學校三週紀念攝影〉，《教育雜誌》第 8 卷第 2 期（1916），頁 1。

除了女學生與女教員的照片，也有畫報與雜誌刊出女學校的集體照。一九一六年，《教育雜誌》刊有南洋華僑女學校三週紀念的照片（〔圖 22〕）。照片中有十二位教職員，當中八位是女性。此外，此照片中有五十四位年齡層不一的學生。一九一八年，《教育雜誌》上有檳榔嶼梁元藻義立女學校的照片（〔圖 23〕），這學校的規模看起來比較大，正中是男校長，然其餘的教員皆是女性，學生年齡層有大有小，學校建築物看起來十分有氣勢，正門上方有寫上校名。一九二六年，同樣是在《教育雜誌》刊登的是南洋東婆羅洲達德女學校的大合照（〔圖 24〕），中坐者是創辦人曾清達。達德女學校較為小型，學生年齡層都比較小，照片中亦沒看見除了曾清達之外的教員，照片應就是在學校前面拍攝，學校是馬來式的木製的浮腳屋，學校相當簡陋，沒有顯示校名，也沒任何的告示板。這些照片都十分珍貴。此外，上海的《兒童世界》於一九二七年有刊出南



〔圖 23〕〈南洋檳榔嶼梁元藻義立女學校攝影〉，《教育雜誌》第 10 卷第 2 期（1918），頁 1。

¹⁸ 蒼：《卷筒紙畫報》第 3 卷第 139 期（上海：1928），頁 2。

¹⁹ 一九零一年，清政府實行新政，把發展女子教育列為重要內容，到一百零八年，女學生有一萬四千人。一九一三年，女子學校有三千零九百六十四人，增加許多，雖然也僅占全部學生比例當中不到百分之五。見逯慧娟，〈略論清末民初知識女性的職業狀況〉，《石家莊學院學報》第 10 卷第 1 期（2008），頁 87。

洋華僑女學生群體照一張（〔圖 25〕），照片中十三位女學生，都穿著西式裙子，比較難得的是群體照下留下了這一批學生的名字：邱正端、方齊、許玉精、洪培、陳敏、黃玉貝、李慶香、楊誠、鄭金、郭美秀、林蓮英、張蓮與施瑞善。

四、女



〔圖 24〕〈南洋東婆羅洲達德女學校攝影〉，《教育雜誌》第 18 卷第 11 期（1926），頁 1。

〔圖 25〕〈愛讀本刊者的照片：南洋華僑女學生〉，《兒童世界》第 19 卷第 9 期（上海，1927），頁 2。

性身體：運動場上的身影



除了女校長、女教員與女學生的圖像之外，在畫報等休閒雜誌中還可以看見南洋女運動員圖像。近現代中國社會盛行「體育救國」的理想思潮，並體現在像《良友畫報》等銷量極大並極具影響力的刊物之中。²⁰女運動員們以青春健康的形象，符合當時社會對「健美」的需求，達至有健全的國民才会有健全的國家的想象。

一九二七年，《圖畫時報》刊登了在新加坡南洋擔任女學教員的女體育家陳漱璆、姚廉、王慧智與陸修澄等。由於陳漱璆的體育家身份，因此她算是其中一位相當受到畫報雜誌的關注的女教員。

〔圖 26〕化鵬：〈陳漱璆女士為女體育家現任星加坡南洋女學教員〉，《圖畫時報》第 346 期（1927），頁 3。

在她的單人照中〔圖 26〕，展現的就是運動的姿態。她用雙手頂球在頭頂，短髮上束

這一圈的絲帶，短袖衣與蓬鬆及膝褲，著長黑

襪，穿著與現代運動員還是有所差別。另外，《萬有周刊》上刊有南洋女子高中運動健將何錦梅的照片〔圖 27〕。何錦梅曾獲得短跑五十米第一名。她的樣子甜美，短髮及耳，朝氣蓬勃的樣子。照片為兩張照片



〔圖 27〕〈南洋女子高中（前南洋高商女子部）運動健將何錦梅女士〉，《萬有周刊》第 1 卷第 2 期（1930），頁 6。

²⁰ 楊洋：〈中國女性運動形象的曖昧表達：從期刊《良友畫報》到電影《體育皇后》〉，《當代文壇》，2015，頁 147。

並置在一起，何錦梅的笑容燦爛的半身照以及一張蕩鞦韆的照片，她也和陳漱璆一樣是短袖衣，以及黑色長襪。姚廉、王慧智與陸修澄的三人合照則是在室內進行拍攝〔圖 28〕。她們三人皆穿著旗袍或民初的衫裙，斯斯文文，沒有看出運動員的活躍樣子。這些與當時拍攝動態影像技術的局限有關。

在南洋的女運動員，除了上述的圖像中所收錄的幾位之外，我們還可以在《全國女運動員名將錄》一書中

〔圖 28〕唐僧：〈新加坡南洋女學體育教員姚廉（右）王慧智（中）陸修澄（左）三女士〉，《圖畫時報》第 383 期（上海，1927），頁 1。

找到幾位南洋女運動員的事跡，如李杏

花四姐妹與陳鏗。在南洋出生的四姐妹當中，李杏花為長姐，三位妹妹為牡丹、蓮花與蘭花。她們三人精於網球項目，杏花與牡丹曾經保持七屆的南洋女子雙打冠軍，她們出席過第九屆的遠東運動會。李牡丹球藝最高，在遠東運動會中拿過獎，可惜在一九三二年因為吃了螃蟹中毒而亡。李蓮花和李蘭花則比兩位姐姐遜色，但也增加代表上海出席杭州全運會。陳鏗，字淑卿，原籍福建，畢業於上海東亞體專女子部，往南洋執教。她曾代表福建省出席第四屆杭州全運會、上海市出席南京全運會，並在一九三六年代表馬來亞出席上海全運會。《全國女運動員名將錄》中有記述，「以女子田徑選手項目，連續出席三次全運會者，恐只此意人」。²¹可惜這些女運動員的身影並沒有被留下來。

除了這些女運動員的圖像，近現代的畫報與雜誌中也刊出一些南洋女學以及女校活動的照片。當時女學的較為大型的群體活動，以多校聯合游藝會、運動會、話劇表演等為主。一九零九年，爪哇華僑女學生粉墨登場，演劇助學（〔圖 29〕、〔圖 30〕）：



〔圖 29〕（左）、〔圖 30〕（右）南洋華僑女學生演劇助學，《華商聯合報》第 1 期（1909），頁 51。

這兩張《華商聯合報》刊出的女學生劇照中，一張是四位女學生演出的西洋劇，另一則穿上了傳統服裝進行演出，表情都維俏維妙，



〔圖 31〕〈南洋華僑女學校聯合遊藝攝影：坤成女學校學生之水手舞〉《今代婦女》第 6 期（上海，1928），頁 14。

十分投入。一九二八年,《今代婦女》刊登一系列的南洋華僑女學校聯合遊藝的照片(如〔圖31〕)。遊藝會是在學校草場上舉行,由各參與學校的學生進行舞蹈與步操表演等活動,草場邊有搭木製的露天坐棚,觀眾們都坐在那裡觀賞演出,十分熱鬧。此次參與的全是女校,有坤成女校、巴雙中華女學校、吉隆坡中華女學校、三育學校。坤成女校的表演較多,除了表演徒手步行之外,還演出割麻舞和水手舞。巴雙中華女校學生演出土風舞,吉隆坡中華女學校的學生們表演的是彩圈操。三育學校的學生都披著長髮、頭繫彩帶,跳芙蓉花舞。學生們都穿著校服與校群進行演出,除了個別穿上帽子之外,並沒有過多的裝飾。照片是一件確鑿但轉瞬即逝的證物。²²然而,瞬間的留影,卻也使得過去的時光忽而再度生氣勃勃的重現歷史現場,令人為之一振,讓我們可以看見女學的校園生活從家政、裁縫、插花等傳統女性培養的技藝拓展到運動會、遊樂會、演劇等更為廣闊的、多樣的活動類型,可見教育的作用。這些女學生的女性身體從家政、裁縫、插花等相對靜態、室內的活動因此而擴展到空間擴大的室外、也較為動態的活動類型。就如蘇珊桑塔格在《論攝影》中所說的,「攝影既是一種確證經歷的方式,同時也是一種否定經歷的方式。它可能會將經歷限制在純粹拍照的範圍之內,或者是將經歷轉換成一個概念,一個紀念品。」²³經由照片的定框效果,因而對女性身體束縛的打開具有一定的現代性生活指引的效果。

五、結語

在近現代畫報與雜誌上的出現的南洋圖像都是照片,並無手繪圖像。出現在畫報與雜誌的南洋圖像,較多的是原住民與馬來民族種種的自然與人文風貌,然而在畫報與雜誌出現的華人女性,卻多是知識女性,大多為女學生、女校長、女教員和女運動員。對於南洋異質性的奇觀與獵奇的心態並沒有出現在女子教育與知識女性身上,反而是同質性的凝視比較多,即現代化的呈現。我們可以從中看見早期南洋女學的一些面貌。

在這些照片中,所收錄的學生或教職員如邱鳴權、林秀傑、林怡蓮、梁潤齡等這一批女學生,多為開明官紳或富商家庭的千金小姐。在裝扮上趨向中國與西式的時髦、流行性的、現代性的元素。劉韻琴放棄了婚姻與家庭,走向自己的個人自由與理想的實現。劉湘英游歷域外,對女學有熱忱。劉韻琴、劉湘英、施玲珠和凌翼如等這些女學校長與教員,她們不再是傳統閨閣中相夫教子的女性,願意到南洋去施展自己的教育理想,是私領域到公領域的開拓。南洋像是跟隨著中西現代化的進程,緩慢地改變,很多需要開拓的空間,這些南來女知識人的到來,對她們來說是自我價值的實現,對南洋來說,卻因為有了她們

²² [法]羅蘭·巴特著,趙克非譯:《明室:攝影從橫談》,同註4,頁147。

²³ [美]蘇珊·桑塔格著,艾紅華、毛建雄譯:《論攝影》,同註3,頁20。

的到來，在女學的發展上得以向前跨了一步，因為就當時的南洋來說，不擔憂沒有學生，往往擔憂的是是否能找到擔任師者的女教員。在她們的努力與毅力之下，才得以從最初的小規模擴展開來。

在女學生與女教職員之外，畫報與雜誌上也突出了女運動員的英姿風貌，強調了女性得以步入現代化的教育方式，注重女性身體的健康與自我的超越。此外，通過一些女學的集體照，我們可以看見隨著時間而逐漸增長的女學生人數，也可以看見這些女學生的大型集體活動如運動會和演劇等的真實留影，集體的西式體操，亦得以參與演劇等舞台上的表演，拓展了女性的公共空間，彌爾珍貴。羅蘭巴特提過：「歷史是歇斯底里的：它只在人們關注的時候才存在」²⁴，這些照片實際上為南洋，尤其是女子教育保留下很珍貴、難得的圖像記錄與印跡，值得我們關注。

²⁴ 同註22，頁102。

引用書目

二、近人論著

- 〈上海女學界交際家：馬六甲培德女學校校長劉韻琴〉，《婦女雜誌》第6卷第3期，上海：1920年。
- 〈上海女學界交際家：新加坡中華女子國學教授施玲珠〉，《婦女雜誌》第6卷第3期，上海：1920年。
- 〈上海女學界交際家：新加坡南華女學教員凌翼如女士〉，《婦女雜誌》第6卷第3期，上海，1920年。
- 〈古代的遺風異俗：爪哇婦女的負物法〉，《南洋奇觀》，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2年。
- 〈林怡蓮梁潤齡兩女士合影〉，《今代婦女》第4期，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28年。
- 〈南洋女子高中（前南洋高商女子部）運動健將何錦梅女士〉，《萬有周刊》第1卷第2期，1930年。
- 〈南洋爪哇華僑女學生演劇助學〉，《華商聯合報》第1期，1909年。
- 〈南洋所見：南洋爪哇馬都拉島之矮人種〉，《南洋研究》第2卷第4期，上海福建：國立暨南大學南洋美洲文化事業部 1928年。
- 〈南洋所見：南洋泗水華僑小販之面影〉，《南洋研究》第2卷第3期，上海福建：國立暨南大學南洋美洲文化事業部 1928年。
- 〈南洋東婆羅洲達德女學校攝影〉，《教育雜誌》第18卷第11期，1926年。
- 〈南洋風光（二）：南洋英屬馬來半島的美女〉，《常識畫報：中級兒童》第36期，上海：1936年。
- 〈南洋馬六甲華僑公立培德女學校校長劉韻琴女士小影〉，《婦女雜誌》第4卷第5期，上海，1918年。
- 〈南洋華僑女學校三周紀念攝影〉，《教育雜誌》第8卷第2期，1916年。
- 〈南洋華僑女學校聯合遊藝攝影：坤成女學校學生之水手舞〉，《今代婦女》第6期，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28年。
- 〈南洋話劇〉，《良友畫報》第13期，1927年。
- 〈南洋檳榔嶼梁元藻義立女學校攝影〉，《教育雜誌》第10卷第2期，上海：1918年。
- 〈南洋檳榔嶼梁元藻義立女學校攝影〉，《教育雜誌》第10卷第2期，上海：1918年。
- 〈南遊記：南洋土人一家〉，《良友畫報》第13期，1927年。
- 〈拾遺：峇厘婦女讀棕葉書〉，《南洋奇觀》，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2年。

- 〈愛讀本刊者的照片：南洋華僑女學生〉，《兒童世界》第 19 卷第 9 期，上海：1927 年。
- 〈愛讀婦女雜誌者之小影：南洋檳榔嶼壁如學生林秀傑〉，《婦女雜誌》第 6 卷第 1 期，上海：1920 年。
- 〈愛讀婦女雜誌者之小影：新加坡華僑公立南洋女學校國文專修科學生邱鳴權女士〉，《婦女雜誌》第 5 卷第 6 期，上海：1919 年。
- 〈檳城南洋女子工商學校教員朱雪清女士之妙舞〉，《南光》第 1 卷第 8 期，1928 年。
- 《全國女運動員名將錄》，上海：1936 年
- 化鵬：〈陳漱璆女士為女體育家現任星加坡南洋女學教員〉，《圖畫時報》第 346 期，1927 年。
- 余芳珍：〈閱書消永日：良友圖書與近代中國的消閒閱讀習慣〉，《思與言》，2005 年。
- 李西亭：〈民初女記者劉韻琴〉，《新聞研究資料》，1988 年。
- 林開臻：〈南洋砂勝越婦女出街之裝束〉，《真光》第 23 卷第 8 期，廣州：1924 年。
- 唐僧：〈新加坡南洋女學體育教員姚廉（右）王慧智（中）陸修澄（左）三女士〉，《圖畫時報》第 383 期，1927 年。
- 連玲玲主編，《萬象小報：近代中國城市的文化、社會與政治》（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 年。
- 陳平原，夏曉虹編著：〈導言〉，《圖像晚清》，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 年。
- 遂慧娟，〈略論清末民初知識女性的職業狀況〉，《石家莊學院學報》，2008 年。
- 黃警頑：〈劉湘英女士歷任仰光緬甸日報美洲民聲報記者，去年徧遊英法德意比瑞諸國，今春任星加坡南洋女學校長〉，《圖畫時報》第 436 期，1928 年。
- 楊洋：〈中國女性運動形象的曖昧表達：從期刊《良友畫報》到電影《體育皇后》〉，《當代文壇》，2015 年。
- 蒼：《卷筒紙畫報》第 3 卷第 139 期，上海：1928。
- 劉韻仙，〈華僑女子教育不發達之原因〉，《星洲日報週年紀念刊》，新加坡：星洲日報有限公司，1930 年。
- 〔馬〕Lim Chung Tat, *University of Malaya 1949 to 1985, Its establishment, Growth and Development*,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2013.
- 〔德〕班雅明著，王才勇譯：《攝影小史——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
- 〔法〕羅蘭·巴特著，趙克非譯：《明室：攝影從橫談》（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 年。
- 〔美〕蘇珊·桑塔格著，艾紅華、毛建雄譯：《論攝影》，湖南：美術出版社，1999 年。

The Imprints of Women's Education in *Nanyang*: Graphics of *Nanyang* Female Intellectuals in Early Modern Chinese Pictorials and Magazines and its Significance

Teoh Hooi see*

Abstract

Prior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the Chinese community which has settled in *Nanyang* sees education as a very important issue. Hence in 1908, the girls' schools were established. There are images and accounts which depict the condition of women's education in *Nanyang*, either in the local news report or cultural narrative. Occasionally, there are also some photos of *Nanyang* female intellectuals published in Shanghai's pictorials and magazin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graphics of *Nanyang* female in pictorials and magazines, and tries to highlight their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and life in schools. These visual materials mostly feature female principals, teachers and students, which exhibit the lively character of female intellectuals. Besides that, the print media also drew attention to the heroic appearance of sportswomen, emphasized the women's ability to integrate themselves well in the modern education system and responded with a consciousness on physical health and self-transcendence. Furthermore, group photos of their participation in gymnastics, sports competition and drama performance were also published on the pictorials and magazines. The increase of female participants in large-scale group activities as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shows the expansion of the female public sphere in that era.

Keywords : Women's Education in *Nanyang*; Female Intellectuals; *Liu Yunqin*; Female Student; Sportswomen

* Senior Lecturer, University of Malaya, Malaysia